

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

◆陳文華

一般人的觀感，古典詩的創作可算是一種活化石了。但是從資料去觀察，臺灣傳統詩社的數量，可說獨步全球，連大陸各省都比不上。創作古典詩的人口，也比現代詩的人多。這種文化現象，其實是不容忽視的，更不可囿於文體新舊的成見，而任意抹殺其價值。當然，古典詩走到今天，也自有其沉痾隱症，而為人所厭棄。這些都有待我們去掌握完整的訊息，加以釐清研析。本年年鑑特別規劃古典詩的項目，想來也是注意到其中的文化意涵。以下我們即從社會及學院兩個層面，社團、活動、作品及獎勵等各個角度，略述古典詩的各種面相。

雖是屬於年鑑的性質，以下的報告，卻並非完全侷限於民國八十七年。一方面是過去所編年鑑，並沒有古典詩類，有必要作一些歷史的追述。其次，假如只限於本年，其實又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供作完整的分析。所以，這一篇的體例，也許並不是十分純正的年鑑形式。

一、詩社、詩學團體

根據鯤瀛詩社名譽社長吳中所撰〈台灣詩壇之回顧與展望〉的說法：台灣之詩社，最早應推明代「海外幾社」，成立於永曆十五年鄭成功克臺之歲。清領時期，則有沈斯庵創「東吟社」，其後詩社漸多，總括清領、日據二期，台灣詩社總數曾達一八八社，至今尚在活

動者，有竹社、瀛社、西瀛吟社、鳳崗詩社等。光復以後以迄本年（八十七年），成立的則有五十六個。另據中國時報（八十二年六月十八日開卷版）的報導，現在還保有活動力的民間詩社約有五、六十個，如台北市的松社、瀛社、天籟吟社；台北縣的貂山吟社；宜蘭的宜蘭詩社、仰山吟社；花蓮的蓮社；新竹的竹社；龍潭的龍吟詩社；苗栗的栗社；台中的中州詩社、淬礪吟社；員林的興賢吟社；二林的香草吟社；台東的寶桑吟社；嘉義的麗澤吟社、樸雅吟社；台南的鯤瀛詩社；高雄的壽峰詩社；澎湖的西瀛吟社等。

另外，也有不以「詩社」、「吟社」命名的，如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、中華民國傳統詩學會、古典詩學文教基金會、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、台北市詩人聯吟會、台南市國學研究會、基隆市詩學研究會等，也是屬於古典詩的詩學團體。不過性質上有些超越了地區性，如傳統詩學會便屬全國性的團體，負有串聯全國各詩社及詩盟之使命，亦以主辦全國性活動為主要會務。每年詩人節，必定舉辦全國性紀念大會，並支援與輔導各社團或政府機關辦理詩學研討會與教學活動。

至於詩社的成員，除了地方耆宿之外，更涵蓋了各行各業，前引《中國時報》的報導，說是：「真箇是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詩人。」包括：退休教師、法官、書記官、代書、醫師、護士、秘書、記者、建築師、雜貨店老

板、超商店長、堪輿師、農夫、漁夫、鐵工廠負責人、冷凍廠廠長、計程車司機、家庭主婦等。而產生的作品數量，可從一個簡單的統計方法觀測出來，「目前全台灣每年至少有二十次以上的詩人聯吟大會，每次以三百人計，每人每次聯吟要做兩首詩以上，所以統計起來，每年全台灣民間至少創作了一萬首詩以上，而實際上加上一般詩社例會，數目當在倍數以上。」（吳錦順〈論台灣古典詩的寫作方向〉）這還只是正式活動時寫出來的，詩人閒吟所獲，尚未計算在內。

台灣僻處海隅，怎麼會有如此林立的傳統詩社與蓬勃的創作風氣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：清廷割讓台灣之後，台省同胞爲了維繫漢族文化於不墜，故競相結社以圖保存。這種說法，持以探詢故老耆舊，當能獲得相當大的認同。但明顯的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，把吟風弄月與江山易主的哀感合而爲一了。沒有人可以否認

這些說法的合理性，不過時至今日，已是時移勢異了，對還在參與詩社活動的人來說，是否還保有這一份自覺，就很難說了。他們的參與，最大原因，可能還是緣於個人特殊的背景（如家族淵源）與嗜好。而這也就形成了現在傳統詩社危機所在，在工商業社會及現代文學當道的雙重壓力下，僅依賴個人渺小的志趣，傳統詩社能否維持源源不絕的活力，是足以啓人憂心的。看看現在詩社的成員，絕少年輕族群，便是明顯的事實。

年輕族群在傳統詩上的表現，除了中文系的正式課程外，主要也呈現在學校的社團活動。據統計，目前各大學的傳統詩社，有：南廬吟社（台灣師大）、望月詩社（台大）、十九詩坊（政大）、驚聲詩社（淡江）、停雲詩社（東吳）、東籬詩社（輔仁）、鳳鳴詩社（文化）、中興詩社（中興）、度野詩社（東海）、荷風詩社（靜宜）、蘭亭詩社（成大）。這些社



詩社活動 台灣師範大學南廬吟社三十四屆社慶暨全校聯吟大會。（南廬吟社提供）

團成立之歷史，應以南廬為最早，迄今已有三十四年，最年輕的是鳳鳴，本年才誕生。不同於一般民間詩社的是，也許是廝身學院的關係，他們的學術味較濃，除了作詩唱詩，在例會中，也時常安排專題性的討論，如南廬的年度計劃是：「加強藝術、美學的賞析能力，主題是魏晉風采。」望月詩社的課程是：「由學生選定主題，找尋特定作家之作品，編輯印成講義，排定每週一至二位，中午於中文系研討室上課，採座談方式。」另外，台大還有一個專門以欣賞「詞」為宗旨的「詞話人生社」，其社員並不以中文系學生為主，也甚少文學院的同學加入，卻對離他們古老且陌生的東西充滿興趣，這些現象讓我們驚喜於某些年輕學子對傳統的熱愛。可是現實的另一面卻是：陽春白雪依然難洽俗人耳，所以，社員的參與普遍都不夠熱烈，甚至有些社團的財務還出現赤字。

二、詩社活動

一般來說，民間詩社的活動，主要有課題、徵詩、徵聯、徵文、例會、地方或全國詩人大會等。後面一項也稱為聯吟大會，最為詩人所看重，日據時期即已盛行。這是集合詩人當場比賽的活動，由大會當場命題、限體、拈韻、限時完成，並由左右詞宗（或天地人三位詞宗）評選出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優勝者，頒予金牌等獎品。這類詩作，稱為「擊鉢詩」。一般每會為時一日，有兩場比賽，每場約九十分鐘。第一場稱為首唱，做七律；第二場為次唱，賦七絕。民間詩人往往樂於參與，遇有舉辦，即四出比賽，「南征北討」，去「爭元奪眼」，得一金牌，則視為無上光榮。各地舉辦的次數也十分頻繁，以八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為例，至少就有十一次之多，十月份更有五次，已是每逢週日都有詩會的滿檔現象（見邱閱南

〈台灣傳統詩會舉辦方式之研究〉）。

擊鉢詩講究的是當場反應的能力，對詩人作詩的功力，自有嚴苛的考驗。但相對的也有很多的缺陷，譬如參與者為了多爭取獎項，往往一人數稿，冒名頂替，形成歪風。其次是命題多陳腔濫調，難有新意；而詞宗也偶有徇私之弊。最主要的問題則是：限時限題之作，必然難於呈現詩人真實的心靈懷抱，這些作品，就算是精金美玉，也只能眩人耳目於一時，無法流傳久遠。針對這種缺點，所以又有「課題詩」，在詩會召開前，先決定詩題及體韻，通知各地詩友在家賦就，再寄回參加評選，這樣時間就比較寬裕，也比較容易出現好詩。另外本年二月在台中縣岸裡國小舉辦的「葫蘆墩全國詩會」，更首開風氣，設置不限題目體韻的「閒詠」徵詩，以利詩友馳騁詩懷，寫下真正性靈之作，應是很好的創舉。

在學界，最大的活動是每年一次的「中華民國大專青年聯吟大會」。由陳逢源先生文教基金會主辦，高雄市古典詩學研究會、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協辦。自民國七十二年起，在全國各大學輪流舉辦。這是全國中文學界每年最大的串聯活動，參與各校莫不全力以赴，由教授領隊，參與人數從第一屆的一百九十餘人，現在已多達一千餘人。第十六屆於本年十二月十九、廿日在文化大學舉行，首日比賽七律，題目是「花下夜飲」；次日七絕，題目為「題寒樵圖」。（大專聯吟的慣例，題目及韻腳，都是經由抽籤在古人詩集與韻書中選出。）結果團體成績由中山大學奪魁，一向穩操勝卷的台灣師大，卻慘居第四。

大專聯吟的另一項特色是吟唱比賽，第一、二屆的吟唱還只是即興的表演性質，第三屆在台大舉辦時，才列為比賽項目。到現在，吟唱已成了大會的重頭戲，有許多參賽隊伍。吟唱比賽是與頒獎典禮同時進行的，一方面讓會場增加了繽紛的色彩，也保障了基本觀眾的

人數。而與賽者也卯足了全力，除了講究演唱技巧外，更在服裝道具及舞臺設計上大做文章，因此會場上可以看到穿著各色「古裝」的人四處走動，蔚為奇觀。在舞臺效果上，本年淡江大學吟唱杜牧〈七夕〉，出場時全場燈光盡滅，吟唱者手持綠色螢光棒舞於臺上，象徵流螢點點，可謂別出心裁。更值得注意的，也許是順應社會上提倡族群融合的風潮，唱腔與語言的選擇也甚具包容性，如台灣師大只以一首王維的〈陽關三疊〉為曲目參賽，卻同時用了國、台、客三種語言，這當然也是古詩吟唱先天上的優勢，換作新詩，大概就不大合適用方言吟唱了。至於腔調，從古老的《九宮大成譜》、《碎金詞譜》，到天籟調、黃梅調，以及台灣曲家所製或大陸新編曲譜都有，又可見其有容乃大的精神。

其實，在民間詩社，吟唱也是很普遍的活動。在詩會中，首場交卷後的空檔時間，大會便時常安排吟唱，但屬於即興式的表演。至於以吟唱為主的活動，則自民國八十年代以後，也已蔚為風潮。據黃宏介〈今日台灣民間詩社詩詞吟唱之研究〉的統計，僅八十六年就有以下幾項大型活動：元宵節在基隆文化中心舉辦全國個人吟詩大賽，由基隆市詩學研究會顧問陳祖舜主其事；五月十日又有竹南陳俊儒接辦個人大賽；端午節另有雲林縣拯民國小校長林秀桂主辦之「虎溪躍渡」吟唱會；十月三十一日，吳錦順假彰化社教館舉辦全國詩人大會時，更將擊鉢改為課題，來會詩友，不必當場作詩，只專心聆賞吟唱；同年文化節，陳祖舜又邀請全省十一個詩社，於基隆舉辦團體賽。

吟唱當然是古典詩重要內容之一，自古以來，我們就有詩樂合一的傳統，是故往昔塾師教學，必教童子吟詩，但現在學校，已無這種課程。七十一年底，省教育廳曾通告全省各中小學校，指令各校須作詩詞之教學活動，從七十二年起三、四年間，全省各縣市中學校，

年年舉辦校際之吟詩競賽，並列入學校考績項目。一時全省鬻舍，絃歌四起。可惜不久教育廳長易人，政策更張，此風遂而潛熄。不過某些詩社，還肩負著傳承吟唱的任務，如鹿港之「文開詩社」吟詩班，有許志呈、施文炳、許漢卿等人教唱；又鹿港之施國雄，除教唱外，還能自譜曲調；在南投則有「藍田詩社」、草屯之「玉風詩社」；高雄有「壽峰詩社」等，都以教習吟唱或保存曲調聞名。

另外，詩社也承擔了普及社會教育的責任，所以也開設了不少其他教育性的課程，尤其以文教基金會為然。如鄭順娘文教基金會，除漢詩研習班外，還有台語讀音班、綠川畫會、讀書會、英語班、日語班、長壽彈指功班，可謂琳瑯滿目。高雄市古典詩學會更與市政府合作，成立「市民學苑」，所開課程，更達十幾門，除與古典詩學、古代典籍相關者外，還廣及書法、繪畫、樹石園藝、會話，甚至理財等課程。而該會最大的特色，則是舉辦大型的文化活動，從民國八十四年起，在簡錦松策劃下，陸續在各縣市舉辦過幾個著名的活動，像「蘇東坡生日雅集」、「海上生明月」、「歷代足球蹴鞠大展」、「高雄元宵萬人綵街」、「西灣一片月——古典詩的中秋迷宮」等，都引起參與的熱潮，赴會者以萬人計。該會標榜的宗旨是：「推廣古典詩學，提昇台灣文化。」似乎是有意藉著大型活動，先喚起社會的注意，再把古典美學的意識滲入群眾，所以活動內容都充滿了古典的趣味。以在花蓮舉辦的「海上生明月」為例，活動於上午開始，在海灘上佈置「魚麗陣法」，把寫著詩詞的布幕伸展開來，以營造古典的視覺效果，再以唐明皇千人拔河暖身。下午舉行五百人投壺，傍晚進入主題，煮茶、讀詩。將詩歌與遊戲結合在一起，確實有助於讓古典詩走入大眾。遺憾的是八十六年光復節在台北舉辦萬人拔河，卻發生斷臂事件，震驚了社會，也削弱了不少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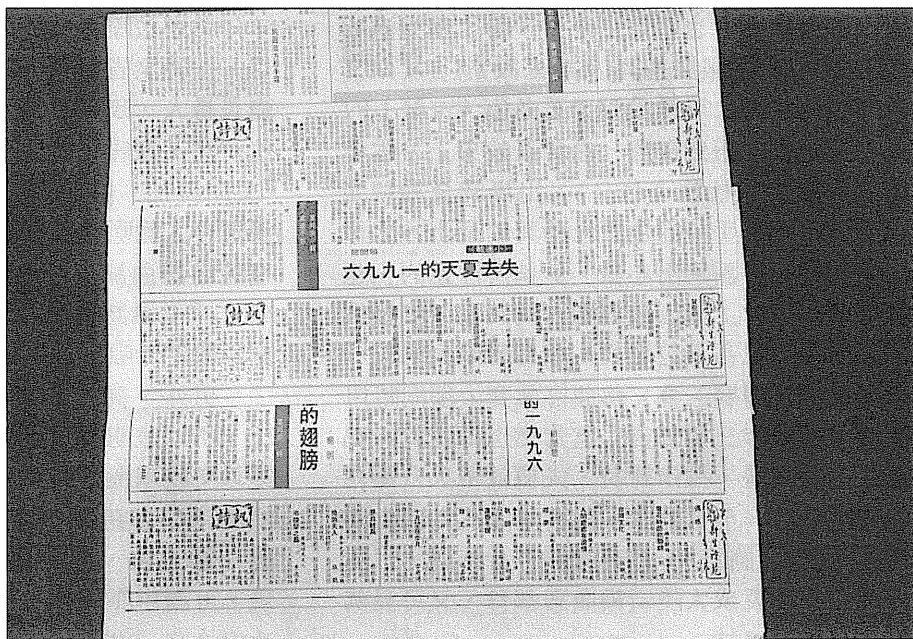
動的能量，故本年就較少看到其遊走全台的活動了。

三、學校課程

理論上說，古典詩的傳承與發揚的責任，自然應落到各大學中文系身上，而各大學中文系也確實開設了不少相關的課程。事實卻是：學院中似乎只在乎學術研究的領域，偏向技術層面的創作，便顯得漠不關心或力不從心了。我們從各校擔任

詩選課的老師身上，也時常看到一個殘酷的現實：許多人其實並沒有創作的的能力與經驗，他們能廁身講席，憑藉的是理論上的成就。而環境也不鼓勵創作，無論升等或國科會的獎助，創作是不列入考慮的。

爲了更充份了解學院中古典詩學課程的設計，《文訊雜誌》特別製作了一份問卷，針對相關問題進行調查。共回收23份，經過統計，課程以「詩選及習作」命名的佔了多數，有18份，其餘爲「詩選」或「古典詩選」等（比較特殊的是淡水工商台語系，爲「台灣古典韻文賞析」）。從名稱看，可以發現習作仍然是包含在課程設計中的。不過，18份中，由系上硬性規定必須習作的，則僅有13校，其餘爲任課教師自行決定。在所有回收的問卷中，只有清大中文系及東華中語系是沒有任何習作的規定的。至於習作的篇數，則頗不一致，從每學年二、三篇到十幾篇都有，最多的是暨南中文系，爲十五至二十篇。對於習作的規定，教師



報刊古典詩專欄 古典詩的發表園地至今僅存《台灣新生報》的〈新生詩苑〉與〈台灣詩壇〉兩專欄。（王詩雲攝影）

或學生的反應，只有一份持懷疑態度，質疑現代人爲何還要作古體詩詞？爲何要拘束在格律的框框中？其餘還算良好（15份），認爲有必要，可藉此了解詩的格律，也是欣賞作品的途徑之一，有些還認作是古典詩教學不可或缺的一環。普遍的困難則是：就學生來說，平仄、押韻、對仗等，畢竟是陌生的東西，勉強趨合，就覺得束縛太甚。教師方面，則對作業的批改感到吃力，有些班級人數過多（60~70人），負擔太重。在成效上，也發現學生經過訓練之後，頗能漸入佳境，甚至有同學表示：一、兩個鐘頭即能寫出一首絕句。而台灣師大每年也出刊《藝文習作集刊》，以資鼓勵，也便於同學觀摩學習。

民間詩人多有一種看法，認爲現在大學中是不教學生做詩的，如吳錦順〈論台灣古典詩的寫作方向〉，即持此論，但從以上調查結果，可以看出並不完全正確。不過，就養成教

育說，對一個毫不懂平仄對仗的學生，只用一年的時間，頂多練習十數首詩，便要他變成一位古典詩人，這種期待也是不切實際的。因此，如何把學院與民間詩人結合起來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。有識之士也多有此議，如八十六年十月中華詩學研究所舉辦「昌明詩學與弘揚詩教」研討會，彰化師大鄭靖時教授便力陳學院與民間詩學團體應加強交流，以促進人才與人力之整合。本年五月，在「鄉土漢學綜合研討會」，林正三〈淺談古典詩未來發展之方向〉一文中也有類似的呼籲。如能實現，民間詩人熟練的創作經驗，必能給學院學生以豐富的指導，這就像現在大學中有若干現代文學作家成為駐校作家一樣，對學生的創作能力，應會有所提升的。同時，學生畢業後，也可能因此為民間詩社注入新血。

四、傳播

台灣作詩的人口多，作品多，相對的發表的園地卻異常貧乏，這在舊詩尤其如此。八十六年《台灣日報》開闢〈台灣日日詩〉專欄，一年中登足了三六二天的詩，讓現代詩壇欣喜不已，更不知羨煞了多少做舊詩的朋友。在早年，台灣報紙是登舊詩的，三十四年至六十年間，《中華日報》闢有〈中華詩苑〉，《自立晚報》、《大華晚報》、《民族晚報》、《更生日報》、《華僑日報》、《中央日報》等也都經常登載舊詩，現在則不是報紙停刊了，便是將專欄廢除了。碩果僅存的只有《台灣新生報》，該報今有〈新生詩苑〉與〈台灣詩壇〉兩專欄，前者每週二、四、日出刊；後者週六見報，篇幅較大，約佔半張。國內現有三十多種報紙，徒贖此魯殿靈光，實在宜加珍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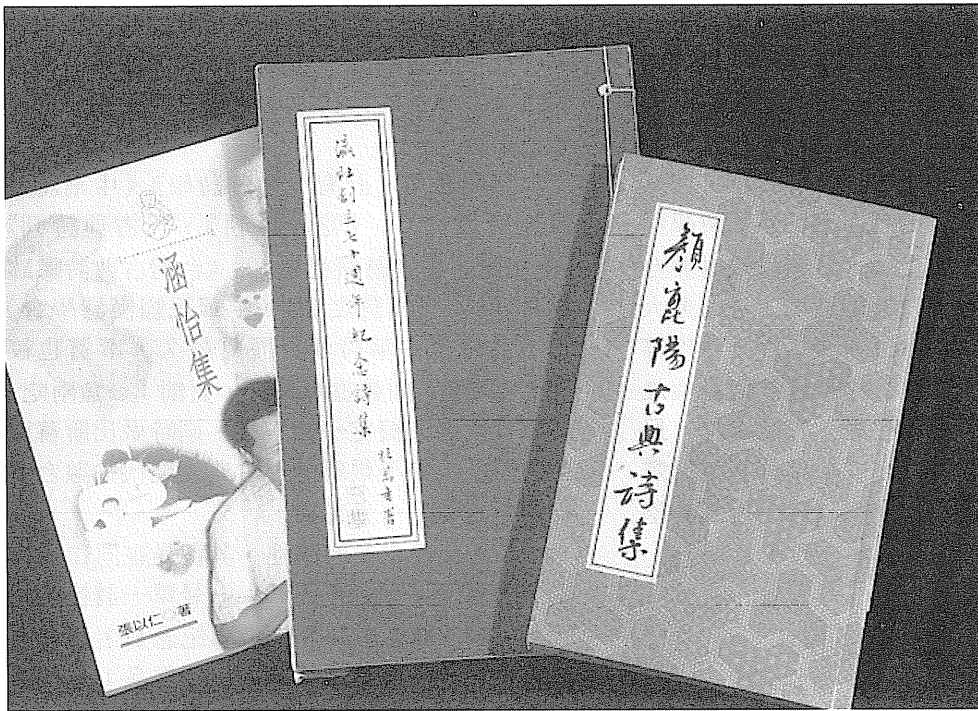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性的文學雜誌，也是不登古典詩的。唯一的例外，《聯合文學》曾於八十六年七月至本年六月連續一年在扉頁發表了張夢機的作

品，每期一首七律，仿古代月令詩的作法，每期皆以當月份為題，並由李瑞騰箋注。一個以現代文學為主的月刊，出現這樣的組合，令人感到十分新鮮。

詩刊方面，計有《中華詩學》（中華詩學研究所發行）、《乾坤詩刊》、《古典詩刊》（中華民國古典詩研究社）、《台灣古典詩擊鉢雙月刊》、《漢詩之聲》（中華民國漢詩學會）等。其中《中華詩學》歷史最久，素質也較高。《乾坤》則兼收新舊詩，更創「一魚兩吃」專欄，由詩人擬定一個題目，同時做出新舊兩體的作品。點子很新，對古典與現代的融合或互動，也算是一種實驗。

舊詩發表最多的園地，其實是在同仁刊物上面。這又可分兩方面說：一是單一詩社的出版品，如「瀛社」每屆十週年紀念日，便會出一本紀念詩集，選錄社員近年的作品；又「春人詩社」有《春人詩選》、「網溪詩社」有《網溪詩集》，皆屬同一性質。「桃園吟社」、「竹南詩學勵進會」則每月將課題由詞宗選出後，按期彙印成冊，分寄詩友。另一種是各地聯吟大會的出版品，將該次大會得獎作品，彙集出刊，這一類本非定期刊物，比較特殊的是鼎社《聯吟會詩草》，該社為結合基隆市詩學會、台北縣貂山吟社、宜蘭縣仰山吟社部份成員所組成，自七十九年五月起，例行每季一會，首會以一先限韻賦詩，其後即按詩韻次序由三社輪流主政，週而復始，到本年一月平聲卅韻已輪完，每會優選的作品，即印成《聯吟會詩草》。

個人別集的出版，當然更為艱難，除非和出版社有特別交情，往往都是作者自費，因此別集並不多見。本年所見者二種，值得一提。一是《顏崑陽古典詩集》，九月由「漢藝色研」出版。顏崑陽在文壇和學界都不是陌生的名字，但大家印象裡他是搞理論或寫散文的。殊不知他從高中時期即開始習作舊詩，入大學後



古典詩之作品集 包括《顏崑陽古典詩集》、《瀛社創立七十週年紀念詩集》、《涵怡集》。(陳文華提供)

更為精進，還兼及填詞，作古文、駢文，一副「遺少」模樣，當時詞壇耆宿江絮生就對他十分器重，要將絕學傳給他。可是十多年前，他卻宣稱不再作舊詩了，令同好深感惋惜。如今把舊作整理出來，應是紀念的性質。在〈後記〉裡他也明言：「今後說不定就去作現代詩」，大概不再染指於舊詩了。本書收各體詩三百四十餘首，另附詞曲駢散若干篇，雖是少作，但功力深厚，以這樣優秀的詩才而要放棄舊習，不止是古典詩壇的損失，也拋下一個應該深思的課題。另外一本是張以仁的《涵怡集》，六月由「萬卷樓」出版，收七絕六十一首。此集的特色是以充滿童趣的語言，寫其孫女的情狀。書名涵怡，即含飴之意。按傳統詩中寫小兒女之天真，自郭璞〈嬌女〉、李商隱〈驕兒〉及杜甫若干作品，已開其端，但拿來作為全集之主題，寫的又是從初出生到剛滿週歲的嬰兒，當以此集為第一。張教授詩作量甚豐，一歲可

有一、二百首，本多諷喻時世之作，這種特殊內容，自云是「餘墨」所為。

近年網路在傳播上益形重要，傳統詩壇也難逃這個風潮，不過主要還是呈現在年輕族群身上。目前各校詩社，設有社版（BBS）的，有台大、師大、淡江、文化等校，這也是社員發表作品最便捷的地方，像師大的南廬，社員都有自己的專欄，可隨時發表作品，並接受批評。沒設網站的，則可把作品貼在他校的網頁上，無形中也增加了各校交流觀摩的機會。作品雖然稚嫩，也有一股蓬勃的氣象。假如有一天能成立像現代詩的網路聯盟，打破各自為政的現況，並歡迎社會人士參與，打通學院高牆的隔閡，就更為理想了。

五、作品

舊詩難做，既有嚴苛的格律要求，又要運

用異於通行的語言，這些門檻，常讓人望而怯步。即便有些膽子稍壯的，寫出來的也往往律不合而辭不達，這在年輕一輩尤其如此。學校的習作常讓教師頭痛，而教育部辦的文藝獎也偶有詩齡較淺者參加，因為格律不合慘遭淘汰的，常佔與賽者半數以上。

但是熟稔詩律者作出來的詩，又是什麼狀況呢？簡錦松在〈古典詩學〉第十一期有一篇文章，痛詆台灣傳統詩社之弊，認為是少了一個「雅」字，並說：

雅俗之別，人人可以測試，我提供三個方法：第一，把現在詩社中常見的作品拿來和唐宋詩對比，就知道雅俗的基本差別。第二，拿現在詩社中的作品和七、八十年前的台灣詩人對比，其間的差別也很明顯。第三，拿過去傳統詩社的名字，和今天各詩社的詩題對比一下，也可以看到庸俗化的現象。

這話難免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霸氣，也不無一語中的的洞見。台灣詩壇偏好擊鉢，擊鉢不同於閒詠，本就難以抒寫性靈，假如再無佳題，就更加儻俗可厭了。看看一些聯吟大會的詩題：〈愛護國土、美化人生〉、〈維護水資源〉、〈桃園縣展望〉、〈市政八年回顧〉、〈宣平宮醒覺堂開堂五十週年喜賦〉、〈彭朝寶宗祠重建十週年〉，怎能算是詩的題目？詩不是宣導政令的工具，也不是人家拿了錢贊助，就要為人家載歌載頌。就算是寫得嚴整合律，也必然引不起讀者的興趣。

並不是說現今的作品就全無佳構，但總的說來，舊詩的整體成績，確有每下愈況的悲哀。環境的改變、老成的凋謝、詩壇風氣的萎靡，可能都是原因，卻也並非不能加以改革。簡文曾提到未來詩社要做的事，應該是廣開讀

書班，多辦演講會，「把古人名作，一家一家的請學者來開講，每個月的例會，少作一首詩，分多一點時間上課。幾年之後，社裡風氣就會改變。」針砭之言，也算是詩壇近年的一番自我反省。

六、文藝獎

比起現代文類在各種文學獎項的風光熱鬧，無疑的古典詩就顯得寂寞淒涼了。目前還眷顧到古典詩的獎項，真如鳳毛麟角。在學院中，成大的「鳳凰樹文學獎」成立於民國六十一年，即含有古典詩詞等獎項，算是歷史最悠久的，能夠維持至今，志義可嘉。其他還有政大「道南文學獎」、台灣師大「長干文學獎」、中山「西子灣文學獎」、靜宜「心荷文學獎」及彰化師大、台北師院等六校。基本上說，全國各校院設有文學獎的，大約有三十多個，若有古典文類的，必兼有現代文學，但有新的並不一定含有舊的。

而屬於官方所辦的，就更加少得可憐了。早年的中山文藝獎曾經在舊詩壇風光一時，得獎者如羅尚、張夢機等人，至今猶騰播眾口，而現在已被新詩所取代。國家文藝獎在八十五年辦過第二十一屆之後，改由民間基金會主辦，以往新舊體詩隔年辦理的規定，合併為「文學類」，以目前的環境來看，明顯的古典詩人已喪失了得獎的機會。所以，目前還保有古典詩獎項的，全國性的僅有教育部文藝創作獎，地方性的則為高雄市文藝獎（與新詩隔年輪辦）。而全國大大小小、官方或民間所主辦的各種文學獎，共有四十八個，其所佔比例的渺小，已不言可喻。

在本年，關於文學獎還曾掀起一股波瀾。十一月一日彭瑞金在《台灣日報·台灣副刊》發表〈水泥地上種文藝〉一文，指責高雄市文藝獎設置古典詩類，語多諷刺，認作是文化戀

屍狂，古典詩是「種在水泥地上的文藝，能在高雄的土地上存活、繁衍嗎」？其批判重點顯然還是困陷在五四時代新舊文學之爭的泥淖裡，以否定舊體詩的創作價值為思考的前提。問題是時代已向前推移了數十年，這樣的爭議經過沉澱幾乎已形成共識：文學的價值是看你能否真正寫出有內涵的作品，用什麼語言，什麼體裁去寫，根本就不會影響其存在的意義。假如認為舊詩的形式妨礙了反應現實的能力，那是作者個人的條件不足，賤是不應該算在他身上的。彭文發表之後，吳登坤在《台灣新聞報·台灣詩壇》也發表了〈忍不住的怒吼——神聖的傳統詩壇不容無理踐踏〉予以駁斥。這樣的爭論相信也只是偶然的擦槍走火，在這個社會必然引不起任何燎原之勢，但對備受冷落的古典詩壇來說，又算是挨了一記悶棍。

七、結語

前面的敘述，讓我們感到古典詩壇充滿棄婦式的哀怨。官方的冷落，媒體的漠視，在純正文學本已衰竭的現今社會，其遭遇比其他文類更加難堪。但文學上的興衰，其實比政治的成王敗寇更加嚴酷，這從文學史的敘述中，就可以清楚看見。而興衰的關鍵，也無關乎文體的新舊，所以問題的癥結是在古典詩能否出現真正好的作品。事實上，現今社會也並沒有完全唾棄古典詩，即使在青少年讀者群中，所獲得的歡迎程度，仍要超越其他文類之上。但我們的創作無疑的卻大不如往昔了，因此讀者便只好向唐詩宋詞去需索，而無視於當代的作品，這是作者對不起讀者，又從何怨起？

民國八十七在古典詩壇並不是什麼關鍵的年代，宛如開往不知終點在何方的列車，他只是在這無名小站暫作停靠，四週有些昏黃的光影，卻缺乏明確的路標。不過，「不畏浮雲遮望眼」，是列車上的人普遍的寫照，許多人仍

努力的奔向前方，我們是否也該幫著他們找到正確的方向？

（本文的撰就，承蒙張夢機、蔡秋金、林正三諸先生惠借資料，台灣師大學生李啓嘉君幫忙聯絡各校詩社，謹此致謝。）